

炮 仗

到澳門龍華茶室，所有的畫已經裱好送到，我一幅幅和蘇美璐研究了中英文的標題，掛滿壁上。

小女兒阿明沒事做，苦喪著臉。

「要不是吃霜淇淋？」我問。這是阿明最大的誘惑，她生長的那個小島，不是到處都有雪糕賣的。

阿明點頭。我拉著她的小手，走出茶樓。愈想找愈找不到，我們走過了好幾條街，都看不到有甚麼地方出售。

「喜不喜歡澳門？」我問。阿明搖頭。

「喜不喜歡香港？」阿明搖頭。

「想不想回小島去？」阿明點頭。

對一個在自由自在，向大地奔跑的小孩子來說，港澳二地，是一個籠。這是我能瞭解，也很同情她。

終於買到了霜淇淋，阿明笑了。她常笑，從生出來就是那麼愛笑，蘇美璐當年曾經想過給她一個別號，叫為笑兒。

這是《聊齋》中一篇故事裏提過的人物。

翌日，畫展開幕。

除了專程從香港來的客人，看到四壁的畫，都很開心。我們沒有特別的儀式，也無雞尾酒會。一切照常，茶樓還是掛著鳥籠，茶客一面飲杯，一面賞鳥，一面看畫。

「甚麼時候放炮仗？」有人問我。

「不放了。」我說。

他安心地走開，又有另一個問同樣問題，然後再一個問多一聲。

炮仗在澳門是常事，有了典禮必放。為甚麼那麼多人問？後來我才知道，茶客們怕放了嚇壞他們帶來的小鳥。